

翻译的性别化隐喻:哲学的阐释与解构

于德英, 崔新广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西方翻译史中存在大量关于翻译的性别化隐喻,可将其归类为原作与译作的性别化隐喻、作者与译者的性别化隐喻、翻译过程的性别暴力隐喻、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性别化隐喻。揭开翻译性别化隐喻的面纱,性别歧视、权力暴力的文化价值观念昭然若揭。西方哲学对二元对立等级模式和同一性的痴迷是这一现象的文化哲学根源。解构主义思潮的差异观对超越翻译的性别化隐喻作了有益的尝试,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

关键词:翻译的性别化隐喻;性别歧视;二元对立等级;同一性;解构;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07)02-0079-04

Abstract: The enormous gendered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 in Western translation history might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groups, namely, the gendered metaphors in terms of the source text and its translation(s), the author and the translator,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he target culture. Behind the gendered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 lie the sexist and violent cultural values which find their deeper philosophical root in the notorious addiction to the binary hierarchy and totality in Western philosophy. In deconstructing the gendered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 the deconstructionist justification for difference has its positive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its slight utopian nature.

Key words: gendered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 sexism; binary hierarchy; totality; deconstruction; utopia

一、引言

翻译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最复杂的活动之一。历代翻译实践者、翻译理论家、哲学家曾用种种意象来比喻翻译。通过分析翻译的隐喻,可以洞悉人们看待翻译、世界以及自身的方式。如 Chamberlain(2001:315-329)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了翻译的性别化隐喻,揭示了隐喻背后的性别歧视和权力关系。国内亦有学者如贺显斌(2003)、廖七一(2003)等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翻译的性别化隐喻,但没有进一步探究翻译性别化隐喻的文化哲学成因。翻译研究“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张柏然,2002:58),考察翻译的隐喻可以获知人们思想观念、文化态度和价值判断的是非曲直。本文拟从四个层面重新审视西方翻译史中翻译的性别化隐喻,即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翻译过程、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性别化隐喻,继而探究翻译性别化隐喻背后性别歧视、权力争斗的哲学根源,并探讨超越翻译性别化隐喻的可能性。

二、翻译的性别化隐喻

女性与翻译在父权制社会中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其从属性、派生性言说着二者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女性受制于男性,翻译从属于原文,似乎是二者之间令人称奇而又不安的共性。在翻译的隐喻中,原作与译作,作者和译者,翻译过程,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带有性别歧视和权力争斗的烙印。

(一)原作与译作的性别隐喻

关于原作与译作之间关系的隐喻多之又多。譬如译

作是回音,是复制或描摹,是借来的或不合身的衣服。(Chamberlain,2000:315)关于原作与译作之间关系的隐喻还有 Willamowitz-Moellendorff 的“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世”(Lefevere(a),2004:34),Humboldt 的“种种译作是同一精神的诸多影像”(ibid:141)。此外,原作还被 d'Alembert 比喻为土生土长的水果,而译作是移植的水果(ibid:111)等等。这些关于原作与译作之间关系的比喻,看去纷杂,其实蕴含了一条共同的假设:原作是完美的、永恒的、纯正的、原创的,而译作是不完美的、短暂的、派生的。因此译作必须依附于原作,必须忠实于原作,由此形成了一种伦理价值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与父权社会中女性必须忠实于男性相契合。如果违背了这条契约,那么译作/女性便会遭受惩罚或贬抑。如源于17世纪法国的“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èles)”这一翻译隐喻,在中外翻译界大概人人皆知,但其中所包含的性别歧视与伦理价值并没有昭然天下。从语言层面看,法语中“翻译”(traduction)是一个阴性词,因此说翻译是不忠的美人符合语法规则。然而在合法合理的背后,却掩盖着双重伦理标准:翻译/女性必须忠实于原作/男性,而后者毋须忠实于前者。无独有偶,另一位法国人 Huetius(ibid:88)在批评不忠实的译文时,用了如下的措辞:“掺杂不纯的翻译(adulterated translation),就像那种镜子(严重失真而美化),或者像女人浓妆艳抹的脸。”不好的翻译便如女人的脸,浓妆艳抹,又如女人所喜欢的严重失真而美化的镜子,不能真实地再现作者/原作/男性的本意。不仅如此,“adulterated translation”,除了表示“掺杂不纯的翻译”外,又是“通奸的翻译”,因而不是不忠实的翻译/女性。

(二)作者与译者的性别隐喻

传统的翻译观认为,作者代表权威、原创者,高高在上,常常以主人或父亲为隐喻;而译者是作者与原文拙劣的传声筒,无条件地从属于作者与原文,往往以奴隶、仆人为隐喻。例如,约翰·德莱顿把译者比作在主人的种植园中辛苦劳作的奴隶,而作者是创造者,是思想与言语的主人(ibid:24)。然而译者有时却不甘心于这种奴仆地位。英国翻译家与翻译思想家 Wentworth (ibid:43),建议译者“挑选原作者,要如同选择朋友一样仔细:/因为情投意合而不分离,/你们越发熟悉,更加亲密,彼此欢喜;/你们的思想,言语,风格,灵魂相合相宜,/你不再是他的翻译,而是他自己”。此处译者以友谊之名接近了作者,变成了他家庭中一员,悄无声息地罢黜了原来的主人,从而颠覆了作者与译者的主奴关系。然而译者的“胜利”却反过来印证了主人/作者地位的显赫。法农认为,主奴关系培养出一种新的、使人丧失创造能力的不满与怨恨,奴隶对于主人既充满了嫉恨又充满了羡慕,他要变得如主人一样。奴隶趋向主人、想要取主人而代之。这种对于主人的嫉羨交加的心理使得奴隶注定成为衍生性的存在,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恰恰是创造性的丧失(陶东风,2002:123)。而译者竭力想成为作者是基于这样的预设:作者/主人/男性是高高在上的原创者,而译者如果不能成为作者,那么就只能是作者的奴仆/女性。因此这种颠覆从本质上来讲,无益于真正消除作者与译者间主奴关系的对立。

(三)翻译过程的性别隐喻

翻译的过程也没有逃脱性别暴力和权力争斗的掌控。对女性主义翻译者来说,最触目惊心的隐喻莫过于哲学阐释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关于翻译过程的描述。斯坦纳将翻译的阐释过程分为四个步骤:最初的信赖(initial trust)、侵入(aggression)、吸纳(incorporation)、补偿(restitution)(Steiner,2001:312-319)。译者/男性相信原文/女性会有所产出,因此侵入文本/女性,将文本/女性占有俘获,然后将文本/女性吸纳顺化为译者/男性的语言,最后,为了保持平衡,译者做出补偿以弥补其入侵行为。斯坦纳所描述的翻译过程,从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充满了基于性别歧视的暴力意味。此外,有关翻译过程的隐喻还有巴西食人主义(cannibalism)的后殖民主义翻译观。胆大勇猛的译者将原文吞下去,然后吐出来(用译者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消解了原文的原创性与原作的霸权地位。巴西食人主义的翻译过程,“实际上表达了被殖民者反抗殖民者的经历。被殖民者对于殖民者所提供的一切大口咀嚼,但并不全部吞咽;恰恰相反,他们吐出对健康有害的东西,并根据自身的营养需求,通过调整改变把对他们有用的部分变为己有”(Baker,2004:332)。从食人主义的隐喻中,可以看出译者/译作/被殖民者不甘心于作者/原作/殖民者的奴役,因而奋起毁坏原作,瓦解霸权。然而,在这个充满暴力的翻译过程中,被殖民的译者通过食人行径,变成对原作行使暴力的男性译者,揭示了权力依然是家庭、国家政治竞技场中男性的专利。即译者通过重复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性犯罪,变成了男性(Chamberlain,2000:320)。可以说,食人主义的翻译过程在颠倒权

力等级秩序的同时,建立了新的二元对立模式。

(四)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性别隐喻

性别歧视以及权力争斗不仅发生在性别的“家庭场所”,而且同时发生在宏观的文化层面,即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抗争。法国作家雨果把翻译比作输血,认为翻译必然会遭受到身体或目的语文化的排斥。一个民族会把翻译文本看作是对于其自身的暴力侵犯。翻译文本中怪异的表达方式、词语搭配、修辞手法,所有这一切无异于侵略(Lefevre,2004:18)。可见,源语文化对目的语文化势必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冲击,甚至威胁到目的语文化的生存。面对源语文化的入侵,目的语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将翻译所带来的异国影响本土化。自认为是强势文化的一方,往往对于假定的弱势文化,以男性的姿态采取不敬不屑的态度,甚至恣意施暴。德国哲学家、翻译家 Herder (ibid:74)认为法国人在翻译中过于推崇自己的品位,总是将所有的外来事物本土化。因此荷马必须作为俘虏,按照法国人的方式着装,才不至于冒犯法国人的眼睛。然而译本中荷马乡下人的粗俗依然显示他是被法国人当作野蛮人来对待的。这种文化间的暴力与掠夺揭示了翻译中(自认为是)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蛮横,是所谓的中心/文明文化对于边缘/野蛮文化的父权等级制度的建构。这种建构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方翻译史的历程。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韦努蒂通过考察西方翻译史中归化流畅的翻译策略成为主流的原因,指出了这种策略的流行一方面导致译者隐身,另一方面也巩固了文化帝国主义中心的地位。(Venuti,1995)

三、翻译的性别化隐喻:哲学的阐释

西方翻译史中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翻译过程、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藉以充满性别歧视的隐喻建构并强化着其间的权力等级秩序。**Chamberlain 指出这种性别隐喻是西方文化重大问题的表征,它关涉到以性别来划分的权力关系,关涉到将语言和语言使用与伦理道德等同的顽固持久的欲望,也关涉到对原创性或同一性的欲求以及对两重性、不确定性的排斥(Chamberlain,2000:322)**。这一论述指出了翻译性别化隐喻的文化成因。然而,西方文化何以衍生如此触目惊心的性别化隐喻?翻译中诸要素之间隐喻的构形有着极其深刻的哲学成因,这些隐喻所揭示的性别歧视与权力之争不是西方翻译史中的偶然,而是有着其哲学层面的必然。

(一)二元对立的哲学等级模式

古希腊哲学的主体是本体论,哲学家们力图用统一来概括杂多,从变动不居的现象中找到不变的东西,从现象中找到本质。这种哲学模式体现了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传统,即逻各斯中心传统,或逻辑的概念思维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可追根溯源至前苏格拉底各自然哲学家对“始基”的设定和追求。后来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理念论”,直到亚里士多德提出探索“存在之存在”为“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至此,以实体性(终极的确定

性)为特征的形而上学就借助概念思维的逻辑论证确立起来了(王树人,2005:10)。从概念思维出发,所追问总是“这是什么”。这种追问方式本身就是主客二分、物我两分、对象化的思维模式。逻各斯中心主义不仅设置了各种二元对立的樊篱(如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真理与谬误、能治与所指等),而且为它们设置了等级,这样对立的双方不再是平等和谐的关系,而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压制与被压制的暴力关系。逻各斯中心论认为,思想反映了现实(存在/终极确定性),言语反映了思想,文字反映了言语。这样就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特权,或者前者对后者的依附。由此二元之间充满了紧张的张力,并且竭力凸显享有特权的一元,构成了此强彼弱的二元对立的等级序列。

由此类推,即是翻译反映了原作。可见在这个等级秩序中,翻译处于最低层,是模仿的无数次模仿,遭受着无数次的压制。有关翻译的性别隐喻同样蕴含着二元对立的模式,即原作与译作,原文作者与译者,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等。这些二元对立的模式起初预设了前者对于后者的特权,恰如主人之对于奴仆,男性之对于女性。但是,这种特权并非一成不变,其间的张力处于动态运动之中。如在上文 Wentworth 关于作者与译者的关系隐喻中,译者悄然罢黜原作者的权威地位,一跃成为文本的主人。在翻译研究中,这种做法固然有益于提升译者的地位,张显译者的主体性。然而在温情的面纱之下所隐藏的权力争斗,却印证了主人/作者的权威地位,否则译者何以绞尽脑汁地去成为主人/作者呢?由此旧的二元对立模式反而得以巩固,同时新的二元对立模式(即变为男性的译者与女性的文本)也得以形成。同理,巴西的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同样再次陷入二元对立的窠臼。当然,不能否认,该模式为反抗压制与暴力提供了一种以牙还牙的策略。

(二)对同一性哲学的痴迷

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对存在/是(being)苦苦追寻的阶段、中世纪神学的统治之后,步入了认识论阶段,开始追问:主体何以认识存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进一步提升了人类主体的认识论,从而必然导致将外在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还原为心智所熟悉的内容。这开启了根据主体的理性或数学的术语在形式上统治外界事物的可能性。由此导致数是启蒙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基础。它提出一种整齐划一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如果所有的事物都可以通过相同的方法加以把握,那么它们最终就是同一的(陶东风,2002:128-132)。这种貌似纯然客观的同一性除了使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外,实际上还包含着更加彻底的权力霸权,那就是同一性、普遍性对于差异性、他者性的排斥与压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西方哲学对于同一性、普遍性的痴迷,酝酿了西方中心主义,由此导致了西方殖民扩张的野心,那就是所谓西方/理性/男性文化对于非西方/非理性/女性文化的启蒙和教化。

这种对同一性的痴迷浸染着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在父权制文化中,同一性意味着子嗣后代是纯正的父亲血统,以确保父亲/丈夫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因此同一性

在社会伦理方面要求女性对于男性的绝对忠诚,从而衍生出男性的绝对权威身份和女性的绝对从属地位。同一性在语言观上表现为语言的工具理性和意义的确定性和透明性。波及到翻译领域,同一性表现为原作不可侵犯的原创性、纯正性,原文作者意图的确定性、权威性。因此,既然同一原作可能有多个不同的译本,一千个译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翻译都必然会损害原作的纯正性,必然模糊作者意图,抹杀原作与译作的差异,从而威胁到原作的原创性与权威性。因此,译作/译者/女性总是作为原作/原文作者/男性的他者而存在,是同一性不遗余力排斥和压制的差异性、模糊性、歧义性之所在。

四、解构翻译的性别化隐喻

正是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模式和对同一性哲学的痴迷致使在翻译的隐喻中充满性别歧视的观念和权力争斗的纠葛。然而是否有可能消解二元对立的哲学根源、颠覆同一性的哲学诉求,从而超越翻译的性别化隐喻,构建真正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并最终消解各种权力争斗?

西方二元对立的同一性哲学是以一种在伦理上不能忍受的、对于他者的压制与排除为前提的。西方思想史上的哲学家如尼采、韦伯、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十分警惕西方理性主义所隐含的权力。后现代的哲学家们,以反对现代理性主义至上或极权主义为己任,力图消除人类中心、男性中心、西方中心以及精英中心等等的一元统一,消解自然界/人、女性/男性、东方/西方以及大众/精英等等的二元对立。然而如何在西方哲学传统之内,瓦解其支点逻各斯中心?德里达指出,所有“想用双脚一跳猝然跃到传统之外的企图将只能不可避免地直接地重陷到传统体系中”(转引自肖锦龙,2004:12-13)。也就是说,完全摧毁旧的哲学思想体系、创建新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不可能的,除非摧毁者本人首先把自己清除掉。否则,创建的理论体系只能是用新的逻各斯中心代替旧的逻各斯中心。那么出路何在?对此,德里达提出从中心内部对中心加以解构的策略。他指出拆解传统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将所有的这些旧概念保留在经验探索领域中,同时不断揭露批判它们的局限,将它们作为依旧可被利用的工具……使用它们摧毁它们所属的以及它们自身为其中一部分的旧机器”(ibid:13)。这颇有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西方哲学传统的概念、范畴、系统、结构既然无法彻底清除,那么不妨用之揭露其自身的局限性,揭示受压制的二元对立中的他者/差异,并以他者/差异为基础重组新的事物,开拓新的充满生机的空间,从而动摇甚至颠覆同一性/二元对立的模式。

传统的哲学观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确定清晰的,因而译者必须忠实地再现原文恒定不变的意义,必须清楚地表达原文作者明确的意图。然而翻译一方面力图消除差异,另一方面又造成差异。译文与原文的差异导致前者从属于后者的尴尬地位。为此,德里达深入传统意义内

部,创造新词“延异”(différance)替差异辩护。延异包含空间上的差异、区别、间隙、偏差和时间上的推迟、延缓、接替、预存。前者指空间上相邻的符号间横向的差异关系,后者指时间上不相邻的符号间纵向的差异关系。“延异不仅是语言符号内部不同的所指或能指间的差异关系,而且还指代语言符号外部所有的事物间的空间的和时间的差异关系。”(ibid:79)可见,意义是高度语境化的、动态的、差异的多元复合体。语言本身不在延异之外,而在延异之中。如果说语言建构着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始基必然不是同一性,而是差异的、动态的多元体。由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在本体论上追求终极根源和整体性、在认识论上追求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神话成为不可能,同一性的霸权、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遭遇质疑和动摇。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试图颠覆造成原作与译作二元对立的“差异”观念,从而最终使差异难以决断。德里达揭示了“毫无余留的翻译之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翻译中总会有一些余留的东西模糊原作与译作的区别。这是翻译的规律,而不是翻译的不忠实或从属性问题。翻译受控于“不要读我”这一双重规约,即文本既要求翻译又禁止翻译。德里达将翻译的这一双重规约比喻为处女膜,因为处女膜既是童贞的象征,又是婚姻圆房的标志。德里达由此表明翻译既是原创的又是从属的,既是纯洁的又是圆过房的。也就是说,翻译就是受到原文召唤而进行的创造性写作,译作与原作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从而解构了翻译受原作压制的二元对立模式(Chamberlain, 2000: 324-325)。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德里达那里汲取了丰富的理论给养,她/他们质疑父权制下男性/写作/同一性的霸权,挖掘被父权文学典律边缘化的女性写作和翻译的传统,修订贬低翻译/女性的修辞学,重写压制翻译/女性的神话,提倡干预性的翻译策略(如采用增补、劫持以及加写前言和脚注的方法),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女性主义的创造,以弘扬女性/翻译/差异的在场(Flotow, 1997)。

应该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更为彻底地动摇了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男权中心,更加坚定地倡导差异性、多元性,为超越翻译的性别化隐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然而,对差异性的强调是否会造成差异的正统,从而产生新的殖民化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作为后现代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解构主义,它与理性至上的现代性是相依为命的。一方面,它深入现代性的内部,解构其理性霸权;另一方面,现代性也为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住所,得以命名的理据。如果解构主义能够彻底瓦解现代性,那就会要么造成差异的正统,导致社会文化的无序性,要么失去自身的寄生场所,从而宣告后现代性自身的终结。因此,解构主义对于差异的崇拜,

使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同一性、普遍性得以用差异关照自身,从某种意义上反而增强了现代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不可否认的是,解构主义思潮开拓了差异的疆域,拓展了多元文化生存的空间。但是,多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是二元结构中把一元确立为核心,那么在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多元化,从某种现实意义上来说,有可能是在多元中维护一元核心。可以说,解构主义试图以差异消除二元对立、构建平等的多元关系的宏旨,既动摇了翻译性别化隐喻赖以存在的根基,也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参考文献

- [1] Baker, Mona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Z].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 Chamberlain, Lori. Gender and the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 [A]. In: Laurence Venuti(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reprinted)[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314-329.
- [3] Flotow, Luise von.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 [4] Lefevere, André (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5]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6] Venuti, Lau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7] 贺显斌. 翻译话语中的性别问题浅探[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10): 40-42.
- [8] 廖七一. 重写神话: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2): 106-109.
- [9] 陶东风. 文化研究: 西方与中国[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10] 王树人. 导言[A]. 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11] 肖锦龙.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文化的视角[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12] 张柏然.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J]. 中国翻译, 2002(1): 58-59.

作者简介: 于德英,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翻译学。

崔新广, 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外汉语对比。

收稿日期 2006-10-18

责任编辑 薛旭辉

翻译的性别化隐喻:哲学的阐释与解构

作者: [于德英](#), [崔新广](#), [Yu Deying](#), [Cui Xinguang](#)
作者单位: [于德英, Yu Deying\(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崔新广, Cui Xinguang\(鲁东大学, 汉语言文学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刊名: [外语教学](#) **PKU** **CSSCI**
英文刊名: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年, 卷(期): 2007, 28(2)

参考文献(12条)

1. [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04
2. [Chamberlain Lori](#) [Gender and the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 2001
3. [Flotow Luise von](#)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1997
4.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2004
5.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2001
6. [Venuti Lau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995
7. [贺显斌](#) [翻译话语中的性别问题浅探](#)[期刊论文]-[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10)
8. [廖七一](#) [重写神话: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期刊论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02)
9. [陶东风](#) [文化研究: 西方与中国](#) 2002
10. [王树人](#) [导言](#) 2005
11. [肖锦龙](#)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文化的视角](#) 2004
12. [张柏然](#)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期刊论文]-[中国翻译](#) 2002(01)

本文读者也读过(1条)

1. [贺显斌](#) [翻译话语中的性别问题浅探](#)[期刊论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wyjsx200702019.aspx